

五朝名臣言行錄

前集
六之十
下

漢書門			
二	三	〇	七
號	函	九	〇
架	一	〇	一
冊	二		

內閣文庫			
二	三	〇	七
號	冊	一	〇
架	一	七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2)		
函號	別	51	1



淺草文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呂夷簡

許國文靖公

前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

仁宗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即葬田鍾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

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李宗諤撰行狀

祿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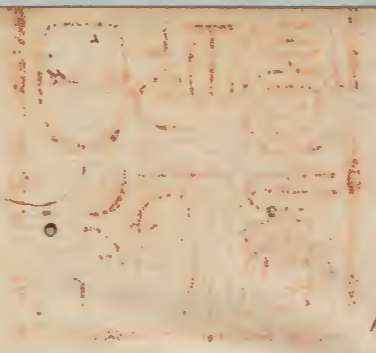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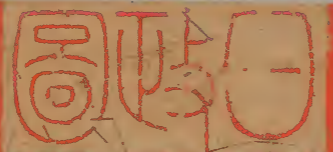
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

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

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寺數事卒與

沂公並相龍川志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集



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
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

義輔導後又增置宗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章

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

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

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

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柩何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棺

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

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

章獻上仙燕王謂

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知

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

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

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

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

加厚聞見錄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

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前

焚香泣告曰自今文嬖嬖平生分明矣龍川志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

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

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繫虛名而去治亂未可

知也故孜孜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求形事之將然必先

為之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
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 后曰
欲令與 皇帝同讀書耳公言 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
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七日又
極言 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推嫌疑
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 后寤即令出宮
太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
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 上御拱宸門樓有
司贊謁百官蓋拜樓下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其意對
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死矣願 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
拜 並行狀

契丹借兵伐高麗 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 后曰
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
而 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
久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
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
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諾誓則有之
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家熟記
章獻崩 上始親政公手疏為治之本以諷于 上其目有
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
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

統一公請置太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
別庶姓並行狀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獨問以憲長
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
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
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
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冀議者請城洛陽為邊
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
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
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
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

前議既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言至
驚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虜使相見置酒
議以折之上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諸館伴使曰觀宰
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行狀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公之
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自大
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
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
以公為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鄉以公
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敢以舊事
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
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次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為參政

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
與之論辨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公從容言曰人臣
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它人敢爾
耶宋公以為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
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
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
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社稷
公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
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
然終無一語上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
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

呂夷簡

為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記聞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
使北各用仇而實間之又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
宋范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
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
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
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
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群吏
罷廢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諂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
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求去以候主意常未厭
而去故能三入及老人事酒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
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後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數召才之，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

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

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

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公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

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

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

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

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

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相矣。記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

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公手詔曰：

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可意也。

公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輒涕下，曰：安得慕

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書懷忠之碑，以賜。並行狀

陳堯佐

文惠公

字希元閩州人中進士第相

仁宗

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
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
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
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
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
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役促勑為木龍以巨木駢齒
浮水上下殺其暴填乃成又督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

其堤為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警於
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
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為
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
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唯楊億及公二人而
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
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
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
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

賞罰自近始凡賁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

陛下之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並歐公撰神道碑

呂中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

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

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上深然之

遂大拜野錄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

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

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

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尔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

以陳氏為榮碑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山由基為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為
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
堯咨善射無不歡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
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
擊之金魚墜地名臣傳

○晏安殊 元獻公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 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揚大年以聞時年十三
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
之即除祕書省正字今於龍圖閣讀書溫公曰錄
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
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
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
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
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
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召晏殊執政莫
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

賞彌日繼文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諱厚正可為東
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
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時卒至大用筆談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
自公始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
仁宗恨之及親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
殊為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
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
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

明言 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 上默然良久命出殊
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
上親往問疾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 上曰
晏殊王曰名在圖讖胡為用之 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
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初為學士嘗草白麻爭之
乃降二官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資多役兵而規利以
它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龍川志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達利害
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
為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為施行碑
公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
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

已故薨 上尤哀之 碑

宋庠 鄭國元獻公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相
元吳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
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保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
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
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卒莫
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
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
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 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改畿甸畜禁兵四十萬今所

蓄不精且多外補成更非疆本之勢並神道碑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

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家孰能

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

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

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

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復已

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

兼享福壽而終而諸者竟不見用以卒可為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退朝錄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雅

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

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寮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

意欲激其報之公不荅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

遣之塵史

公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

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

為者病之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謂我因為自詠詩曰我

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五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

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全

韓億 忠憲公

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從開封舉進士事 仁宗官至參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康靖為長杜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莊敏遺事公與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持至長杜三十里

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韓相持大
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聞
公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察
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喃嚟囉與元
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喃嚟
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
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以
生邊患無益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名臣傳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它姓
賂里媼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
其奩橐之富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
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許公察其寃

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
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後歸如初事錄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陰薦公可用文
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
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
遂除參政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掇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
次亦望為待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
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觀
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

屬新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
疑猶不識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
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無巨
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
在千里外無所干與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
欲捷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
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談訓

程琳 文簡公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 仁宗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
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 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
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遂止

公知開封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
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
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足隘其灶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
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灾也不宜以罪人 上

獄卒無死者並歐公撰墓誌

自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

章

其疏曰吾不作此負 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

仁宗

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

司錄及

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亦嘗有此請而人皆

莫之知也

上一日在滬英謂講官曰程瑛心行不中在

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

上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龍川誌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杜衍 祁國正獻公

字世昌 越州人 擢進士甲科相 仁宗以太子少師致

仕

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
一竿與之使挾以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
竟不濡 記聞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
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
奸而
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安撫
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

此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 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省費十六七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日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

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與給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初 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所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能去

公多知 朝故實善於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

韓公以為可舉公事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
公亦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
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
契丹必不求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為恨後
契丹卒不來並歐公撰墓誌

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
安州公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
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公懼遂焚
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公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
也公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
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志林
公嘗謂門生曰民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

飾過實則近乎偽

文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元州
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
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
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
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憤者諭以禍福俾
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
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
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
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
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諛

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眾必譖己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杜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公食于家惟一盂一飯而已或笑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奉入之給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術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為鄉曲之顯謹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辭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

所以為恨也 並語錄

韓公言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
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
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
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別錄
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海嘆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
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
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瑗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
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家塾記
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緋袍
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
名邪

許未切
音莫深

○北汜仲淹 文正公

字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仁宗至參政

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
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
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首為文章論
說必本於仁義歐公撰神道碑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
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晨急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
充日是如食高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遺事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
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上比
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為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吳郡守南京公遭母憂安公請掌行學公常宿學中訓導

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
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時觀
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
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
學者准以為法由是後學者輻湊

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
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
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
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義不可殊大懼召公責
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
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然以

應並記聞

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喙草
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燕談

公知開封為百官圖以獻曰人任各以其才而百職脩堯舜之
治不過如此因指其遷進連進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

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
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碑貶饒州謝表云此而

為郡陳優又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又匪躬之節天下
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燕談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
承平永平廢寨熟荒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獲
粟嘗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

旂皆去賊爲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虜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
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
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公爲
不可及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將
質子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
衛與語不疑居邊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决策謀賊
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矣
公領延安關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蓄銳毋得
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
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

子大范謂雍也 名臣傳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皆服熟六蕃部率稱
爲龍圖老子至元昊亦以此呼之 燕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
平夏時公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爲經略判官一日將
命至慶州約公以進兵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
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
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
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此所以不及也公曰大軍
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
遽還魏公遂率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
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

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
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特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筆錄

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
吳大懼遂稱臣各臣傳

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公所部但刺其
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羞為用使以
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
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患之凡直公者
指為黨或坐貶竄不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

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用黨
遂起而不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公為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

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

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

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

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為佐佑會邊奏有警言公即請行乃以

公為河東陝西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

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

司葵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類上
察其忠不聽並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

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
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臧仲約度不能
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恠徑去
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公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
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
而富公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
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察之間同心者有幾

意亦未不知所定也而輕道人主以誅戮臣下也曰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公
出按陝西富公按河北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
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流涕漢曰京兆文聖
人也龍川志

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
才更用杜杞張鼎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
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六爻則
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
罷之遺事

歐余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
公爲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

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簡安用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筆錄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寺宇

作鼎興又新教舍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並筆談公嘗與岳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子節行者之不至也。別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遺事公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

又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聞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公老曹饗富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洛陽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弟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

已而後為樂耶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並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練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緜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危史

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
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
它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在睢陽道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
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
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
單騎如廬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卅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曼殊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工曼權掌西監一日曼曰吾有女
及笄仗君為我擇婿公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
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曼曰然則孰優公曰

脩謹張踈俊曼曰唯即取富為婿後改名即弼也為善

亦更名方平云筆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白公曰某常遇異人得
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勿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
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寀長公教之
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遺事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歎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碑

范仲淹

种世衡

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廢補官位至東染院使
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
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
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日期
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知澠池縣懸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
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
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
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其權數皆此類

康定元年春真我犯延安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

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囚其廢壘而興之以當
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此可圖銀夏。
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逼
落。曾不畏懼。與兵民暴露數月。戢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
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層而出之。凡一畚償
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
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既而朝廷圖故寬州為青
澗城。范公撰墓誌

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
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
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慶有過失亦使之

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術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歎出。
姬以佐酒。既而世術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向侍
姬戲。世術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術笑曰。君欲之耶。即
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无不克。
並記聞

青澗東北一。志遠距无定河。河北有虜寨。常濟河為患。君
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万計。未
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
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
乃寔白。中城芻糧。錢幣軍須。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
給。錄

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
公奏世衡披荆剗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亦
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
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
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
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說凶詐難信且道
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往既
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不我疑
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並記聞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澗予仲領慶州蕃漢兵往
拒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
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
佐官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
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二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
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墓誌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
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
我軍皆二將之策也公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
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
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辨其家
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

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
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
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
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
未知其所况敢辭推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
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
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袖衣間密縫之告嵩非
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
龜一幅囊一部為信牌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
軍命出囊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神將軍今何
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
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

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
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
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
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聽事馮繼皆垂班竹箔綠
衣小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
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
六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
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然中急使人
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袖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
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
使下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聞
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

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
昊使將軍意决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
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决无遲
留也度使者至高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
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壇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迷野
利與天都相結有慕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
虜至急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
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
定講和之策焉 呂尚叔文集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為將
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
華煥密使講者誘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
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行
遂為所擒 筆談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前集

○龐籍 賴國荏敏公

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 仁宗以太子太保致仕

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 章獻崩 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

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仁宗始專萬機左右

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儉約為師

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

人風肯獨龐公天子御史耳 溫公撰墓誌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緝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祖年用

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

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

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

額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
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
故屬曠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古
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談叢

公在延州軍行出塞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昇其直
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而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
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詩

文公為相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
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
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
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散之必為盜賊
上亦疑之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止此復元年春

多故也今不道云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寇盜者二臣請
以死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東軒筆錄

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

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甚副天下之
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公曰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
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

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
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舉
之則向之譽者今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公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

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
太平未易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
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
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王
禹玉撰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
少所不及 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
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
耶九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天
子太保致仕 誌

公常曰九為大臣元且祇長繩墨豈得自恃長至亂 天子
耶誌

狄青 武襄公

字漢臣汾州人少從軍事

仁宗位至樞密使

公自散直為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
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招討副使而未識其面遂令圖形
以進 記事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
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
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
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
特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
死者不可勝計

成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勿謹過山嶼知之

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面
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
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行之無所加重焉
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並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
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
借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爲所摧陷又遣楊政孫沔余靖招
撫皆父之無功 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
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
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
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
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待見之公亮又問賊之謀始不可

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
張忠蔣偕之往悉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拍士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
衛步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陳偕方卧帳中悉爲賊所
虜楊政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
與行者乃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
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
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
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
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
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
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取君之

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以此言告之苟欲行也
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
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
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
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鍾贏糧持守禦之備皆
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
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四面嚴
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
通其野宿皆成營構青所居四面陳兵嚴弓弩比日數重
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
以為常至是知桂州陳其知兵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
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

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
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
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
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
為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
近邕州賊方資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
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
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
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
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
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
皆如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兵數千里之外許約而

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
中葛懷敏與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既
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
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
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南豐雜識

初青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
侍從文臣爲之副 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
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
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彼視
青如無青之號今復不得行是循覆轍之軌也青昔在廊
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傳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
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 陛下勿以爲憂也 上

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時余靖軍于賓州
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其將萬人擊智高
戰敗遁歸青至賓州余陳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
立陳其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
將股栗莫敢仰視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
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智高
大敗捷書至 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
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 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
曰昔曹彬平江南 太子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
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
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貴以此官則富貴極矣
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

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也今幸而立功論者
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便於國軀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
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更宜官其諸
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軍節度仍遷諸子
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竟
以爲樞密使記聞

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
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
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
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
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三鼓青已奪崑崙矣筆談青

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難色時先鋒將元鋒旣行
乃出帳受僑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庖小餐然後中軍行
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詰帳立
甚久而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役之遽入周視則不知
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生曰宣徽青爲宣徽
南院使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
關矣筆錄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賊所俘脅皆慰遣
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
鎗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公曰安知其不然
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王禹五撰神道碑智高兵敗
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清趨利乘機入不

則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
自非青不入營
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
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各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
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
過人處筆談

公為樞密使時予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
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
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
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
安忍為適以啟君臣疑心耳 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帥也皆諫其節下成苛之曰此國
器也范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執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

古今正夫之勇不足為也公於是晚節益甚書之

公事親孝追父喪雖社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

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二奉使江

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象醫中人或謂賊流毒水

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其衆 碑

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

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詭言公不絕口至

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公首造

劉易謝魏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

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即發

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 公母薨易易喜食苦馬菜

得之即怒無禮邊城無之公為求以四郡后燕集終
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公善制易也
公為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祖公悅
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狄梁公哉筆談云青為樞密使
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
謂青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
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墓青所得多矣或勸去屬問字則
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或云 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
面云臣所以至此者以是尔願留示軍中不敢奉詔每至
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
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聞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

闕相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公為
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
馳白相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矣翊日都下盛
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語權
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
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搢紳間
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為辨之
者筆錄

吳育 正肅公

字春卿建州人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事

仁宗位至參政

公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歐公撰墓誌

寶元初元昊慢書始聞張鄧公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公時為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議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攻不能為深害矣秦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然和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亦不問世初以公之

言為然龍川志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辨不已

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多公直乃復以公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

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兩

不特若因并罷公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

而公跋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

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並墓誌

公為參政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

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為可憂上欲徙二人淮

南公曰盜誠不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

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育

上即召

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頭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

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

才之主也東坡志林

王堯臣

文忠公

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事仁宗位至參政
元昊反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韓公坐主帥失律
范文正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
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
由遠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是連宰相意明年賊
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慶由是始
以公言為可信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
韓范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以便宜從事上以爲
然歐公撰墓誌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使者皆加厚賦
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用不

是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下任臣者如
何由是 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
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害弊之有損於者
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
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期年民不
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
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不可度支副使林維附永
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
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
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 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 上

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 上慰勞之
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 陛下信用臣爾並誌

王堯臣

包拯 孝肅公

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事

仁宗 樞密副使

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縱足貢數歲病不持一硯歸危史

公言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

馬公曰司馬家家塾記

公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且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快杖

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乃
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
權碎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
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公天性峭嚴未嘗
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
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記聞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為中丞
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數有言者卒未聞
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以不決何也公曰天子者天下根本也
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

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
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遂後福者唯
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王德用

魯國武恭公

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

邢洛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擅車載勇士為婦

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章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

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

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

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並歐公撰神道碑

公狀兒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

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

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

枕乾岡兒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兒類

藝祖父母所生云 燕談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無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尔豈多言哉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彘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

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得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紫衣金帶 碑

公帥真定 上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為兵軼境遽有瀕

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王

禹王撰墓誌

韓忠獻宋景文同召試中選公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

踈之謙言公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宋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

大名公已薨韓為宋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瀾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田錫

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諫議

大夫。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禮。及知

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

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范文正公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闊。今

師平太原。遠茲二載。未嘗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

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為瘡。嶺之鬼。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

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群臣書奏。先經中書。

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之風。皆

不便曾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 玉壺清話

錫好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 陛下日在日

來養成聖性 上說益重之聖政

太宗時錫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上嘗言錫

有文行敢言 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略御覽三

百六十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

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蒙求

真宗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各臣傳

錫疾亟進遺表 真宗宣御醫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對

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祈澤

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而儆于朕

者興歎久之命優賜與拾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 上親署鐫者謂

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愴然久之 全上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

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

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

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起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

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錯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

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

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

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太宗真宗官至知

誥

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磨
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无愁眼下
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
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
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
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
掌書命矣聞見錄

禹偁能為文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

館賜姓

非者治服

命以文犀帶

獻端拱箴以為戒尋知制誥

上

白禹伊文章賞

今天下獨步

真宗即位召為翰林李士修

大夫實錄

執政疑公輕重其間落職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

冬雷群雞夜鳴公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乃命移

知蘄州尋召還朝公已卒

記聞

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

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

心遣行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

舊疆蓋甲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

士以激武夫言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无益

游惰以厚民力並記聞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

並記聞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

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雜選率四曰澄汰僧尼五曰

大臣遠小人

公在翰林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公奏曰夫進賢

不肖闕諫爭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

文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軼慮較輕重於瑣之儒

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上頷曰卿愛朕之深者

撥遺

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

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无愧矣

公卒諫議大夫戚綸諫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訛佞見善

已有嫉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

記聞

蘇東坡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斯
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張昭唐魏
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
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
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无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
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為
於眾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為世絕俗使外
俗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像
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乃追為之贊云惟其
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

少貶三黜窮山之死虛憾咸平以來無為名臣一時之
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額公
洪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孫奭

宣公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

位至翰林侍講學士

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

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

不得耶因以切礪輔臣賜公緹章服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陽上

䟽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其辭有云得來唯自於

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

朱能果敗並記聞

真宗將西祀公上䟽切諫以為西祀有十不可其辭有云秦

多徃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饑歲今

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 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撥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書無逸為圖乞施便坐為勸鑒之助

顛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已封禪群

臣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爭 毅然有古風采 並記聞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 一日置宴御詩聽 仁宗嘗賜詩

刻石所居片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明鎖空宅主人

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頌石安道諷易離

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

阻 大率之嗟公以樂德為大率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有

浪漫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哉

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禮事並

二公討論之亦公嘗言孫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

合彙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无疑馮貳卿求廣博不

專以典正為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一君之優

分矣 沂公言行錄

李及恭惠公

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事真宗

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曹瑋父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公

上即以公知秦州眾皆謂公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材揚

德以眾言告旦旦不答公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

駐禁軍白晝擗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

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

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

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

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仁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

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

之常也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
羗人警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律必於
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
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且之識度記聞
公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其廬一
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
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
也晁以道集

葬君謨嘗書小吳晟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三部乃為終身
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垂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右終
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筆談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奉孔子祠事 仁宗
位至御史中丞

初 莊獻太后稱制郭后侍 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為 太
后所禁遏不得進 太后崩 上始自縱逸美人尚氏父
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筭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
爭尚氏常於 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
上自起救之后誤查 上頸 上大怒關文應勸 上以
爪痕示大臣而謀之 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
因密勸上廢后 上疑之夷簡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
止以然對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 上未許外人
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

將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禁諫章疏十二月乙卯稱望
后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權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章
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明日與范仲淹帥
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公等欲自宣祐門入趣
內東門宣祐監官匡者闔扉拒之道輔推門銅環大呼曰
皇后被廢柰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領史有旨臺諫
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公等悉詣中書論辨誼譁夷簡
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為夷簡拱立
曰茲事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公等退夷簡即為熟狀貶
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公等
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城十一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

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閣所贊故發之既而悔之
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
久之。上游後園見郭后故有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
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呂閣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
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
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
按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
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竅竦等皆。莊獻之黨悉罷之
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尔
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
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為中訶久之乃
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惡郭后記聞

公知兗州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王荆公撰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施然徑出虜
使主客者數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
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
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
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任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
擊蛇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
並星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

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
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
者孔曰非尔所知 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
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伏 燕談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 仁宗官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

願得俱貶監鄂州酒稅 歐公撰墓誌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特

幸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

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

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

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

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

幾月無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

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
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
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
言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南豐雜識
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
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召希文甚遽
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
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九坐與希文
語父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
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記聞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
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歎

訓士兵伐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老及旆為
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葬矣○公天性慈
二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
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
道發明之後卒不能大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
時所尚力以古來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
是後學大悟文風丕變○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從尊慕焉○文真序
本朝古文初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師魯兄弟繼其後
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宦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
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

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公歐陽
公五代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為
之也歐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
惟春秋可當則歐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
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不足以望脩云蓋史
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
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
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用
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為古文並聞見錄韓魏公曰布
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
身公雖重希深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別錄

余靖 襄公

字安道韶州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事 仁宗官至工
部尚書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
言者公獨上書曰 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
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書既上落職監筠州酒
稅尹洙歐陽脩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以得罪遠
謫時天下賢士相与惜其去號為四賢

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
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无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大
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皆主兵變及饑蓋木為
德金為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 陛下責躬修德以謝

天變

並蘇台文撰行狀

開寶塔災得舊廢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
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
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 上從之 筆談

奉事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 上顧見之
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
已 記聞

慶曆四年元昊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
為中國討賊請止毋与和朝廷患之議未決公獨謂中國
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
故用此以撓我尔廷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復冊不
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居庸關九月於

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析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
領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
神道碑歐陽公撰

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
虜主大喜還坐貶官 貢父詩話

唐之番舶裝船皆取稅公奏罷之以來遠商又請立法戒
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行狀

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
時知韶州者舉制科全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摺其
罪无所不得惟得全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古杖鬻
二十全遂閑居慶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
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參

政引為諫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私營身計靖
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迂龍
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
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
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
下虔州問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
靖置銀百兩於茶篋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竊
銀而致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按坐者
余希古全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也靖遂以
將軍分司記聞

王質

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及第事
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
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
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宗旦得盜鑄錢百余人以託
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
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真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出
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選法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
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
若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祿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更更其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泄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饒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並歐公撰神道碑

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木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換之遍遺親友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范文正撰墓表

孫甫

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買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發大利後卒不能發歐公撰墓誌

初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缺夫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尔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籠文色初

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拜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和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滑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喜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曰：「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墓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官，言宰相晏殊設官兵治邸舍，晏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用

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求罷。

南豐雜識

慶曆中

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

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嘗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同上

初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奔約任事者於西方益
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
及群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
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
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
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
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訖大臣尤切行狀
為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
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
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誌

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
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甫曰一日可得一擔水鑿
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
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
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
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已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誌
句馬温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
緘其藁於笥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
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指改
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
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具

既行其後金華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還
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
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及
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况
他人固不得見也

蘇內翰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
畫票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
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
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

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九

博隱君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

博隱君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 太宗朝賜號

希夷

博隱君華山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
令於禁中高戶以試之月餘始開博熟寐如故甚異之因
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宜宜留意
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 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
數月延入宮中與語遣中使送至中書宰相宋琪等問曰
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
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

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无以加此其等表上其言上
喜其 談苑

摺有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自晉
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覺數日人有問者瞠目不答一
日方乘馱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
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
知太平有日矣遐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
青山入夢頻紫陌紛紛榮華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於聞劍
戟扶危主悶見笙歌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村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學辨惑

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
今若肯隨徵召認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笠

條以賓禮見賜坐燕談。太平興國初召至闕不一語在
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宿戶熟寐日餘方起 上方欲征
河東擣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幸
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擣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即今之堯舜
也 並下感

被召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詰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擣曰
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倦遊
錄。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
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
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飛
白雲留住

搏好讀易以數孝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
以象孝授种放放授戶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技傳於南
方也世但以為孝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
也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褊少合
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
賞嘆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此
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
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赴夔漕伯長猶未
仕相過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

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公有
詩云却說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
也公登進士第後為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
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
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
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
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孝者方從事聲
律未知古文伯長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師曾始從之學古
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
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承順如事父兄登科任孟州司戶
挺之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後

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
衆或讓之挺之曰情交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
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
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訟檄往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
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
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
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
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
受教於是康節始傳其學並仰伯溫易學辨惑
種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
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

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獲者二十二年後當爲顯官名聞
天下曰放以道義交官極非所望希夷曰君骨相當爾
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爲司諫帝獎其手登
龍圖閣論天下事諱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既
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剡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
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
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聞見
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三不假進取跡動天關名馳
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
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故至晚節後飾過度營產兩豐
鑄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至堯清節
○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諡終清

山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拜謁放
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嗣宗
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
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
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
空疎才識無以喻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
為顯官臣恐天下切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
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遂因挾摘放
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浸衰記開
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嗜酒躬耕種秫以
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
畫之圖之開龍圖閣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

野有幽致 帝亦使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

香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
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贄王
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類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
俱禮畢這迺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
為答王文正遺事得詩感悟以疾屢辭致柄遂拜大尉
王清昭應宮使野謂冠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
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
始悔不用野之言仁宗政要野子閑亦不仕嘉祐中賜號
清逸處士溫公集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

處士詔長吏歲時勞明通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動
雲木叫鉤輞頗為主天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
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
書尤為人稱誦歸田錄。通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
公亦過其廬贈通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
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青箱雜記

十一 胡瑗 安定先生

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記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文苦食淡終夜
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民投之瀾
中不復展讀曾孫滌所記

師道廢矣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
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法最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
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
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
為着令歐公撰墓表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道

治民水利等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為教習與水利有功 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蔡端明撰墓誌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 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此文不諱 上意遂解 曾孫滌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第熙寧二年召對 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登第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著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大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覿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潔皆 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治道

簡潔皆

陛下所知也

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治道

治道

之所共知而嘆羨之不足者也 上悅 李薦書

當召對例須先就閣明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

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 上令就舟次習之侍

講固辭 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

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曾孫

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

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

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星于 藝初

之事 塵吏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

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

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

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有已建議興武學

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

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推州官

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

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

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

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呂厚明記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

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久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家
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說
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
與榱家塾記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
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
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
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
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往胡之徒也李
薦記

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宥所齎
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因而

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且先敬其心而後教
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
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
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異可自新
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
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
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
事業其人頽脫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薦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朝不許歸寧
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
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之不若吾
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曾孫條記

孫復

泰山先生

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秦川用富汜薦官至直講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皆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歐公撰墓誌

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守亮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幼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

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渾水燕談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墓詩

先生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生而教養過之 邵氏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

道路孫生感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筆錄

孫復

石介

徂徠先生

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困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蕪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卷遊錄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

所發賢謂初等大姦斥疎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予
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歐公繫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變一高又曰琦器魁樞豈視在揆
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
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嘗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
德以為祖徠愈望先生曾人之所尊故固其所居之山
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
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
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
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吾勇過孟軻矣墓誌

天聖以來稱相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為古文以
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揚劉休者人戲之曰莫太
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
佛老下篇排揚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揚劉休亦不敢
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揚大年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
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
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
而介果北走則雖孛戮不足以為酷乃一介屍在未嘗叛
去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邪介之死必有
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空棺
必用日肆之人今皆擻召至此劫問之苟無異說即

皆具軍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煉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又煉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躡屣久之命大閹去煉面是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竊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筆錄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書曰吾弟何爲與此狂生遊又問黃善徽何在問前日狂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與了羔着了縮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豈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

以不拜爲其略云內相爲名臣其容書略云天下無不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安道見者此書也

談訓

蘇洵

老泉先生

字明允眉州人常舉進士茂材異等不中歐公上其書
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君少不喜讀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
年閉戶讀書為文詞歲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嘆曰此不
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
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養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
矣出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
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
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

歐公撰墓誌

才亦一見權書衡論目為荀卿子獻其筆於杞由是名動天下士爭誦其文時文為一變時相韓公琦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缺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頌大義稍省其過其著及先生歿琦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媿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效一篇先生歿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辨效略云王叔子見王衍曰謔天下蒼生者必此

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黜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

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墓表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戰國文

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脩英宗實錄謂蘇

明允為戰國縱橫之學云間見錄

因論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

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荊公所薄曰大

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

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

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爾曰才以用兵為事只

見搔擾何時見天下息有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

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

豈以崇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龜山語錄

卷終

蘇洵

